



## 梦回故乡

□ 赵金扣

我的故乡在高邮,是一个常年与水为伴的地方。老人们说,在我们那里,有一条像样的公路已是奢望!建一条铁路?通高铁?那是多少辈故乡人想都不敢想的事……

近日故乡传来喜讯,高邮通高铁了!高邮境内不但有停靠站,而且设立了两个站。那个高邮北站离我老家很近很近,以后无论从哪里入境,回故乡岂不是分分钟的事情?!

故乡这个词,对于还身处故乡原地的人们来说,可能没有任何感觉。对于像我这样已经离开那片故土几十年的人,故乡可是一个让人魂牵梦萦的词。离开故乡时间越长梦越深,离开故土距离越远越牵挂。故乡不仅是一个地理意义的概念,一处景、一个人、一首歌、一道菜、一句乡音,可以让故乡立刻在脑海重现,亦真亦幻,牵肠挂肚。

故乡是小时候的玩伴和家乡的亲人,故乡是房前屋后的小河和四季的景,故乡是那一碗一碟和被惯坏了的胃,故乡是在他乡嘈杂的人群里不经意间听到的一句乡音,故乡是那段再也回不去的岁月。

少小离家,老大难回,这准确反映了我和故乡之间的关系,真实但无奈。18岁那年,我提着一只破旧旅行包,离开故土,从此云游四海。上大学时,我的寒暑假基本都在故乡;工作以后,我回故乡越来越少;母亲搬离老家后,我回老家不但次数更少,而且每次停留的时间也越来越短。后来交通变得越来越便捷,我回故乡可以当天办完所有事情,不需要再过夜了。出国以后,故乡变得非常的遥远,我要回一趟故乡,路上至少要折腾一整天。

小时候的玩伴,大都是小学到高中的同学,现在散落在不同的地方,有些已经不幸离世。要在故乡遇到一两个小时小时候的玩伴,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女的出嫁到外乡,就是嫁在本地的也都在外边打工;男的也都在上世纪80年代冲出了农门,在他乡安了家。留下来的,要么是学得手艺的,在家乡可以勉强维持生活;要么在家乡干出来一番事业,成了家乡发展的主力军。几年前有一次回老家,遇到小时候一起在大队文娱宣传队厮混的小伙伴,当地有名的瓦匠。当天正逢他孙女过生日,而我的行程太匆匆忙忙,未能应他之邀参加他孙女的生日家宴,但相约以后坐下来喝两杯。这个约定至今未能兑现,我也早已忘记当时为什么匆忙!

听奶奶说,我家祖上是有家家的,但从我记事起,家里一直一贫如洗。最先的老屋在庄台上,比稻田要高出两三米。后来家乡政府组织大兴水利,把农田“方整化”,河道被拉

直,农田被分割成长500米、宽300米的方块。生产队给我家分配了在河边新庄台上的一块地,我家盖了土墙茅草房。从7岁开始我一直住在那里,直到离家远行。茅草房始终摇摇欲坠,但一直挺到1991年,在长江流域特大洪水中轰然倒塌,成为脑海深处的一丝模糊影像。

脑海深处影像比较清晰的是房前屋后的小河、河面的小船和过河的独木桥。方整化新开的河道是灌溉和排涝的主要通道,上面的桥大都是水泥桥,木头做的也比较牢固,那是夏天最好的跳水平台。方整化并没有把原来弯弯曲曲的河道沟渠填平,独木桥仍在,这些河沟后来成了鱼塘、荷塘、菱塘,成了我记忆中的一幅幅图画。有寒冬腊月干鱼塘的欢腾,有炎炎夏日划着澡盆翻菱角的惬意,还有荷叶枯萎后下河挖藕时的一身淤泥,更有课后假期里在小河里摸鱼抓虾的喜悦。

想到那些个鱼虾,我的味蕾开始活跃起来。故乡物产丰富,除了鱼虾等水产,还有很多水乡特色蔬菜,菱角、莲藕、茨菇、水芹,更有里下河地区常见的其他蔬菜。妈妈烧的菜永远世界第一,红烧鲫鱼、大梗子咸菜炖小鱼、汪豆腐、茨菇红烧肉、梅干菜烧肉……现在想想都会流口水!上世纪70年代末,在上海长大的两位表哥暑期来我们家小住,母亲做的螃蟹、虾子和青菜烩肉圆,两位表哥现在说起来还津津有味!母亲随我住到南京后,这些菜都成了我和同事朋友聚会的保留菜品。多年以后在各种高档酒店,这些同事朋友吃着各种精品菜肴,心里还在想着那青菜烩肉圆!两年前和老同学回高邮看望高中老师,他和我一样离乡多年。我们在回高邮的车上就通过当地的联系人开始点菜,汪豆腐、韭菜炒螺蛳、红烧昂刺鱼、清炒水芹菜……在街边的小饭店,我们的胃彻底爽了!我深知一个地方的特色美食都在街边小店,肯定不在那些五星级酒店。也正是基于这一点,我在世界各地出差时,每新到一个国家,在正式宴请前,总要到街边小店尝一尝当地的食物。

故乡是梦的起点,年少时在那里筑了梦,一生都在追寻那个梦。故乡也是给味蕾和胃囊定了味的地方,走得再远,也走不出母亲烧的那几道菜。故乡更是定格了我应该有的生活空间,我走在瑞士的乡间小道上,碧湖映着雪山,但我眼睛看到的是故乡的油菜花,心里想着为什么这里没有荷花、茨菇、水稻田?

“前方到站,高邮北站,请在高邮北站下车的乘客准备下车!在高邮北站可转乘公交到达临泽、川青……”列车刹车,我被惊醒了……

## 创建在小区

□ 王鸿

我市获批全国文明城市,人民群众欢欣鼓舞,充满自豪感。我所居住小区的左邻右舍,争相告知,无不拍手称好,每个人脸上都流露出抑制不住的喜悦。

看到小区环境显著变化,尤其是住户精神面貌焕然一新,我深有感触,不由想起了文明创建前的那些日子。

我居住的小区,严格意义上讲,不能称之为小区,就是一幢单独的住宅楼,于2003年在城建部门某事业单位所属地皮上开发建设的。此楼位于文游中路西侧,东西走向,西边紧挨某住宅楼群,南边、北边都是单位大院,无遮挡,阳光比例佳,东边出口就是文游中路,大剧院、商场、酒店、银行、移动公司等皆在周边,应该说是个不错的住地。

正因为单独楼幢,无物业管理,城管又管不到,社区工作当时刚刚起步,也难以延伸到这里,处于被人遗忘的边缘地带,所以无序现象也就此产生。有住户看见前院后院有空地,未经批准就搭起了小屋,且形状、质量参差不齐,有砖头水泥砌的,有用木板钉的,有简易棚的;有的种上了蔬菜,还从化粪池里捞起肥料浇上,那味道可想而知;有的在楼道口堆满了各种杂物,舍不得扔掉,有点类似“城中村”。于是乎,邻里之间为争利益,小摩擦时有发生。我当时有点血气方刚,劝说过不要乱搭,但都被理直气壮地给顶了回来。还有楼上楼下刷满了野广告,白墙变成了黑墙。

又因建筑商铺设院子地面时,标准不高,下水管道太窄、窨井太少,造成下水不畅,且地面又低于文游中路路面,夏季遇有大暴雨时附属房全部进水被淹,所有住户苦不堪言。

随着全国文明城市第一轮创建工作的启动,其创建任务要求逐项落实到部门、乡镇、企事业单位、村(社区),也延伸到了我所居住的小区。社区干部及市级机关挂联部门干部走门串户,散发资料,耐心细致地宣传创建的意义、目标、任务和要求,在院子的墙上贴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、市民守则、居民公约等宣传牌,积极营造人人了解创建、支持创建、

参与创建的良好氛围。

特别是社区书记、主任挨户进行环境整治宣传,动员拆掉小屋、铲除菜地时,遇到了不少阻力,有些住户想不通,认为与创建无关。经过社区干部晓之以理、动之以情的说服工作,终于拆掉了所有小屋、铲除了菜地。趁热打铁,社区干部又借助全市加大后街后巷整治的力度,为小区争取到了下水管道整治工程项目,对前院后院下水管网重新进行了规划建设,加宽了下水管道,连接了文游中路主下水管道,增加了窨井,新铺了地面水泥。近几年,夏季大暴雨被淹的情景再也没有出现过,小区住户真真切切、实实在在看到了创建带来的实惠。社区还专门安排保洁人员打扫院子,对院落物品堆放作了明确规定,对楼上楼下野广告进行了刷白。

环境变好了,小区住户的心情自然也舒坦起来了,有在院子里锻炼身体,有摆起象棋盘对厮杀的,有在拣菜的,有坐在一起交谈的,悠闲自得,争利的现象没有了,“城中村”现象也彻底消失了。

第二轮创建工作的举措更加精准,社区志愿者经常来到小区,告知创建任务要求,帮助清理各种杂物,派专门人员打扫楼梯走廊,又在院子里划上了汽车停放线,一切那么安宁祥和。

我每次从扬州回邮,都会感受到全市浓浓的创建气氛,看到邮城的新气象,包括小区的新变化:东边进出口两边的墙上进行了刷白,附属房门口、楼梯口下杂物清理干净了,院子里的小车停放整齐了,所有住户门上方都贴上了有二维码的门牌号。临近“国检”前夕,社区和网格挂联部门派员全天候在院子里值班,所有住户都给予了理解支持、积极配合。

全国文明城市的创建成功,确实是对市民讲卫生、讲文明、讲和谐必须从点点滴滴做起的心灵启迪,激发了他们向往美好生活的迫切渴望,使参与文明创建、建设美丽家乡变成每个人的自觉行动。我想,这是创建最大的收获。

## 温暖的相遇

□ 韦晓

半年前,一群来自不同单位、不同岗位的年轻人,聚在了市政府西附楼西北角的大办公室里。在迎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检查的关键时期,我们迎着朝阳进来,再披星戴月地走出去,没有一个人喊苦叫累,大家特别有激情,一群人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慢慢逼近是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。“创建办”这个平台让我拥有了一段难忘的工作经历,增长见识,更让我收获了一份沉甸甸的战友情。

一个人加班是枯燥的,但一群人加班会是什么样的体验?这个大办公室里有十几号人,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行事风格。“常驻嘉宾”昊哥操着一口相当地道的“高普”,他的语言风格,你绝对想不到他是妥妥的90后。昊哥做过几年村官,经常与群众打交道,他说方言学好,才能真正融入群众中,才能摸得到老乡的脉道。如今,这种质朴的情感被他带入了新的工作中。这种与生俱来的亲和感就像产生了化学反应一样,把我们所有人紧紧地拧在了一起,我们是一个团队。

大宝,是我给她起的昵称,为什么叫大宝,因为她是一个宝藏女孩。我们的革命友谊从一块饼开始。大宝说她上辈子应该是个北方人,特别喜欢吃面食,又特别喜欢自己做面食,于是第二天的早餐我就尝到了她的手艺。我毫不留情地评价这块饼没有味道,于是第三天就多给我撒了几粒盐,此后的每一顿早餐都是咸淡适宜。在大宝“无微不至”的投

食下,我半年长了十几斤肉。大宝不仅会烙饼,工作上也能独当一面。开大会发门票一发就是半天,一大早队伍都已经排到办公室门外的走廊上,大宝经常调侃自己的手好像叮当猫,恨不得有四只手。到饭点,终于还剩零星几个取票的人,可早上打包的早餐包装袋还没有拆。凛冬将至,天黑得越来越早,小楼的门关得早,要经过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到主楼才能下楼。大宝担心我害怕,经常留下来陪我一起加班,然后我们俩壮胆穿越长廊,边走边相互吓唬对方,就这样嬉嬉闹闹忘记了一天工作的疲惫。情感是双向的,我遇见了她这样一个温暖的人,自己也变成了一个太阳。我们是同事,是战友,更像是兄弟姐妹,我们一起做会务,一起吃外卖,甚至有时候忙到连一口水都顾不上喝,但我们都乐此不疲。青年的命运一定是与时代捆绑的,时代的任何发展、阵痛,青年都是最敏感的体悟者。我们相信困难是暂时的,更相信奋斗是有力量的。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,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,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。凭着这样的信念,我们共同努力,为高邮创成全国文明城市贡献了力量。这段经历将是我一生宝贵的财富,给我今后的人生道路积累经验,增添色彩。

2020年,我遇到过一群人,一起在那个只能晒到夕阳的办公室里,为了共同的事业而奋斗。一群人,一个办公室,一场遇见,很温暖。

## 元旦之约

□ 林华鹏

妻妹因事去上海,将上高中的妻侄安排在我家暂住几日。第二天一大早,我下乡采访,接到妻子电话,说妻侄遭遇车祸,头部出血不止。

我心头一颤,叫妻子赶紧报警处理。过了个把钟头,我打电话询问,得知车祸详情。妻侄骑电动车去上学,撞上了一辆逆向推行的电动车,顿时人仰车翻。交警赶到现场时,那个逆向推着电动车的车主不停地赔不是。

电话里,妻子说身上没带钱,让我转一千块钱到她手机。我知道,妻侄头部的检查、治疗需要花钱,可这笔钱应该是那个肇事者出才是。妻子倒是没有半点担忧:“我看那个人挺老实的,这个钱人家一定会认。”

临近中午,妻子打来电话,说已经做过CT了,头部只是创伤,没有大碍。还说那个肇事者也到医院看望了妻侄。“你有没有向他提医药费的事?”我问妻子。“提了,检查费和医药费一共八百多。”妻子说,“那个人只说了句‘孩子没事就好’,压根就没提承担医药费的事。”我想:算了,自认倒霉吧。

傍晚,我返家见妻侄躺在床上,头部包裹着白纱布。简单询问关心一番后,妻子走进房间。“那个人下午买了水果和牛奶来看孩子了。”我心里一喜,心说,那人还有点良心。

不一会儿,响起了敲门声。妻子开门,是那个人。他个头不高,穿着件褪色的黑棉袄,手上布满老茧。他搓了搓手,侧身伸出脑袋看了看

房间里的妻侄。

毕竟人家上了门,我让妻子给他倒了杯水。他说,他姓董,上城已经十几年了,现在在一家建筑工地做钢筋工,一天的工钱两百七十元左右;他的妻子没上过学,租了间房承接一些零活补贴家用。“虽然在城里还没买房,但日子过得挺踏实的,儿子也在外省上大二了。”他的声音很小。

桌上的水,他没有喝。“我们什么时候去交管所处理呀?”男子临走时问我。我告诉他,妻妹明天上午坐高铁回来,让她这个做母亲的去处理。

第二天中午,妻妹赶了回来,问下午去交管所该如何处理。“马上元旦了,孩子这两天也上不成学,头上还包着纱布,不知以后会不会有后遗症?”妻妹不免有点担忧。我说,CT都检查了,不会有什么问题;那人是厚道人,生活也不容易,让人家承担一下医药费就行了。妻妹点了点头。

妻妹从交管所回来时,一脸喜悦。我问,怎么处理?妻妹说,那个姓董的真是个好心人。“我还没开口,他就说承担三千块钱,除去医药费,剩下的算是误工费 and 营养费,我说最多收一千,可他非要给三千;董师傅还特意关照,元旦那天请我们去他家吃晚饭,说那天是冬月十八,是他的生日,我们去吗?”

听了妻妹的话,我心头一暖,笑着对妻子和妻妹说:去,我们都去!